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又是一年春运时。每年的春运,也成了全世界最浩大的人口运输奇观。一张张回家的票铺成一条条漫漫回家路,承载着切切归乡心。

中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的大国,国家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很多农民工外出务工、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其间有多少农民工告别双亲、妻儿、背井离乡,只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能回家团聚。

是啊,每年的春运,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故乡情结,一种从古至今根植骨髓的“家”的理念和信仰,连同那些自娘胎带来的熟悉的味道,那血浓于水的亲情及礼义仁孝等延续传承的传统文化,终会化成思乡的情和归家的心,成为生命血肉中永远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楹联在节日,在日常,不发一言,桃红柳绿里端详,西风落日里打量,格外觉得自己来过人间一趟,每一场日升日落里,都是祝福、珍爱和珍重。

节日的欢腾里,楹联是祥瑞,是忠诚,是华贵,是端庄。红是喜庆标配的红,黑是莹润正宗的黑,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无论横写与竖排,皆疏密有致、铿锵有力、气韵流畅。在廊檐,在门边,在火红人闹的光影里,在风慢香静的烟火里,在碗盘叠扣的人世间。

细水流流的日常里,楹联默默地守望、细数着光阴,安静地等待着岁月收割,在冷冽的缓风中慢慢飘落。同等命运的还有同一屋檐下的牛、马、鸡、羊和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人,在一转身的距离,完成终其一生的宿命和安排,走进一劳永逸的安宁与平静。楹联是贴在门边的一年一换的岁月更

最难忘  
zuizui难以忘怀

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到某个时点上,我希望回到十岁,回到十岁那年的腊月里。那时候,年关临近,腊梅已开,在远方打工的父亲也已经回到家。

那时候腊月一定会有一场铺天盖地的雪,把村子后的桃花山装扮得银装素裹,给村子周边的田地,给田埂边上每一棵平平无奇的树木,都换上银色的盛装。清清冽冽的风游走在乡间的每一丝空气里,飘落地面的雪花,亮亮的软绵绵的,孩子伸着小小的鼻子轻轻一嗅,就是浓烈的年味。

十岁的孩子,终于能跟着父亲一起早早爬起来上街去备年货了,这是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啊!

冬日的清晨,人们是被雪的晶亮唤醒的,太阳懒洋洋地、慢腾腾地升起来,像是赖床的孩子,很晚才起床。我兴奋地打开堂屋的大门,便有清冷的风扑面而来,急切切地顺着我的脖子往身子里钻——冬天的风原来也是怕冷的。

裹上厚厚的冬装,父亲提着一个大大的竹篮子,顺手递给我一个小小的竹篮子,我们便出门了。

从家里到小镇上的街市要走过很多条蜿蜒的田间小道,要穿过好几个尚在沉睡中的小村庄。一路上真是静得出奇,只有脚落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父

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根就在哪里,所以每个在外漂泊的游子,不管身在何处,心里都呼喊着同一个愿望:即使再苦再难,春节也要回家。每年临近春节,大伙儿都在早早地盘算着归期,琢磨着怎样才能买到回家的票,了却这蕴积一年的思乡之情。所以,有了骑马回家、骑摩托车回家、拼车回家等种种回家方式。哪怕历经买票的辛劳、旅途的艰辛,哪怕日夜兼程、风尘仆仆,但当疲惫的身体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听到那亲切的乡音,看到那熟悉的风景,闻到那久违的饭菜香,你会如小时候那样亲切地喊道:“妈,我回来了!”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是啊,月是故乡明,景是故乡美。家是

中秋月圆,游子目光聚焦的同一个方向,思念洒落的同一个地方;家是春节将至,游子赶往的同一个方向,脚步踏入的同一个地方。家是风雨兼程的归家路,家是日夜思乡的故人心。家是聆听你归来足音的耳,家是顾盼你归来之影的眼。家是洗去风尘的热澡水,家是每年的那顿年夜饭。家是妈妈的唠叨,嘘寒问暖;家是爸爸的叮嘱,知冷知热。家是你避风挡雨的那把伞,家是等你回家的那盏灯。家是扶老携幼的全家福,家是一家老小的欢歌笑语,尽享万家团圆的天伦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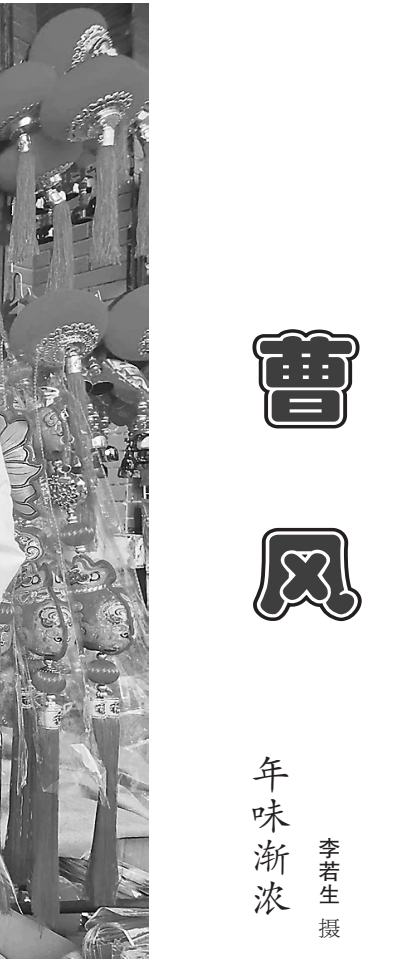
但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国家,我们必须舍小家,顾大家,因为先有国,才有家。有很多春节必须坚守的岗位,有很多人不能回家过年。比如,

其间,还有吹吹打打细致精彩的情节:红烟火,红门窗,红院墙,红木床,红盖头,红嫁衣,裙下红鞋,脸上红云彩,半是羞红,半是喜乐和甜蜜。

彼时,禅定里的每一处门楣,皆真实而又遥远,漠北,塞南,乡野,山间。散是满天星,各自明亮和鲜艳;聚,是一个魂,一条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从哪一轮明月升起,楹联开始向谁的梦里邮寄,门边两抹红,梁间两只燕,青砖灰瓦袅袅升腾的那缕炊烟,又或许院门间声声相闻的鸡犬。大雪纷飞,拂了一身还满。回家的路,成为一生一世最远的路。

又像谁在当空挥舞的红绸丝练,有着摄人心魄的法力,牵引出缕缕饱满的乡愁,市井漂泊,寄身客棧,买醉酒肆,茶楼流连,向收进眼底的每一个人,面面俱到它的前



曹风  
年味渐浓  
李若生 撰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非常时期,为了尽量减少人员密集聚集和大量流动,避免重复交叉感染,特别是怕回老家,感染家里的老人,很多人强忍着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就地过年,为了公众的健康安全,也必须顾大家,舍小家。

每年春运的返程高峰,也是一道亲情温暖的风景线。所以家是送别你的泪,家是肝肠寸断的心;家是行李中满满沉沉的家乡特产,家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春节的脚步近了,归家的脚步也近了,漫漫回家路上载着切切归乡心,让我们在路上把爱与温暖传递,奔向故乡的怀抱,踏进春天的大门。

郭晓兰

世今生,昔日种种。

光阴随风吹走,楹联从岁月上落下,付水流,付织梭,付金石,付长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万物寂寂,不动声色,内里气象万千,东海扬尘,秦树楚天。楹联年年崭新,正呼应了那个名唤“年喜”的诗人口吐莲花般的诗句:花都是碎的,命都是短的,草木争相衰败,只有尘土日日崭新。

善用其心,当愿众生,平淡琐碎的日常里,楹联是老僧入定,是山河入梦,发出素莲端定的光芒,默默思考打量着绿柳红尘,莲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回到正丹纸上,一字一音,每一笔都是敬畏与交代,每一个词语,都自带光芒,照亮蓬户与朱门。无论是泼墨挥毫还是轻启朱唇,都听得到门外鞭炮一只在炸响,两只在炸响,一串在炸响,以及十万桃花赶来的声音。

胡马云

说得母亲竟也点头附和起来。

于是,同样的红头绳,同样的丝绸花,我和妹妹们戴了许多年。年前镇上的街道真是热闹,什么稀奇的东西都有,我小心地跟在父亲身后,时不时拉一下父亲的手,生怕自己走丢了。但又总是不禁地在一个又一个年货摊前停下脚步,已经走远的父亲便停下来着急地呼唤。

那次上街,我买到了喜欢的年画,也买到了喜欢的头花,还为妹妹们挑了好多自认为好看的、不一样的头花。等到父亲手里的篮子渐渐装满了年货时,街上买东西的人也渐渐稀少起来,我的小篮子里也装满了自己选的年货,父亲便带着心满意足的我开始往家走。

回去的路上明显热闹了许多,不时会碰到同样上街备年货的邻居或附近村子里的熟人。大家互相打着招呼,偶尔停下来说几句话,响亮的问候声不时响起,中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笑声。

雪天的路并不好走,但当时跟在父亲身后走得缓慢、走得艰难的我,却是那么开心。因为过年的热闹,因为买年货的兴奋,更因为父亲就在身边。

不像如今,随着一年又一年年关的临近,父亲却离我越来越远。

百味人生  
baiweirensheng

## 解馋的春节

孔金泉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记忆都封藏在胃里,春节也就成了一年中最大的慰藉。

“君子远庖厨”,我做不到,看着大人磨刀霍霍,我也跃跃欲试。养了一年的公鸡不再引吭高歌,从父亲生疏了一年的连贯动作,它应该能够解读出来一点什么,不再趾高气扬。脖颈上的毛被清理干净,然后一刀封喉,血咕咕冒出来,又像是它发出的最后的呢喃。择毛归我,热水浇淋,鸡毛就会应声脱落。我却无法耐着性子把绒毛一一去除干净,只能在父亲的嗔怪中一次次返工。

其实,我趋之若鶩的是烧鸡,炉膛熊熊,什么都会在它的饕餮大嘴中被吞噬掉,火舌翻卷,好像里面有一只舞动的火凤凰。随着锅盖被蒸汽顶开,我的胃也躁动起来,藏着一只小鹿。母亲用筷子插一块肉,让我尝尝熟了没有。我顾不得淋漓的油汁就往嘴里塞,肉香扑鼻。“熟了,熟了。”“欠点火候。”“再加一点盐。”好像我是一个专业的品菜师,可以定论。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喂我肚子里的馋虫。因为,这些肉都是春节待客用的,煮完以后,就束之高阁了。

等炉膛暗下来,我会把红薯丢进去,用灰埋上。待红薯的甜香冒出来,再扒出来,大快朵颐。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耐住性子,扒得早了,红薯会被“气死”,再也烤不熟了。烤红薯要趁热吃,热与甜相互加持会让味道翻倍。吃完红薯,我成了李逵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 人间烟火浓

汪亭

母亲打来电话,说等我回家后再杀年猪。我抬头看看墙上的挂历,才发现已经到了农历腊月。

久居城市,对时令的概念越发模糊。就像现在,腊月悄无声息地来临,城市里车水马龙依旧来去匆匆。而在乡村,一进腊月的门槛,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准备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春节。

杀年猪、扫房屋、做豆腐、写春联、剪窗花……乡亲们忙碌并快乐着。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对故乡的草木农舍、俚语习俗,只剩下了儿时的记忆。

扫房屋,对于乡亲们来说,是腊月里的头等事。周末的清晨,母亲早早把我和姐姐拽出温暖的被窝,让我们帮忙将棉被、绒袄等搬到院子里晾晒。母亲则戴上草帽,用芦苇扎成笤帚,绑在竹竿的顶端,仔细清扫包括房梁在内的每个角落。

姐姐坐在板凳上,认真地将被罩拆下,拿给母亲清洗。在家乡,这叫“扫年”,寓意着把旧年的晦气一扫而光,干干净净喜迎新春。

“扫年”之后,就着手杀年猪、做豆腐、制作鸡鸭鱼肉了。母亲一般会在腊月中旬把屠夫请到家里,宰杀年猪。当天晚上,家里会用大锅炖烧新鲜的猪肉,摆下酒席,宴请附近的乡亲。

除去送人的那些,大部分猪肉会被母亲用来腌制香肠、腊肉。这些香肠、腊肉可以存放很长时间,确保到了春天播种的

长河流域  
changhelanghua

## 2023 奔腾而来

钱国宏

于繁忙与琐碎中  
捋理 2022 的经纬  
耳畔忽然传来  
响亮的蹄声与嘶鸣  
谛听 思忖 恍然彻悟——  
2023 正振翼奔腾而来

蹄声踏过了身后的 2022  
家事 国事  
成色饱满  
已被岁月  
勾画出醒目的百分  
  
未及细细喘息  
蹄声便破空而来  
那可是山呼海啸  
那可是龙腾虎跃  
于是 欣欣然  
岁月的笔又持握手中  
把口袋里满满的欣慰  
作为干粮吧  
我们就此掸尘 整装  
向着蹄声的方向 出发

风在冬的缝隙  
寄来绿色的潮汛  
小寐的憧憬  
转眼间钻出细嫩的芽  
身后的平原  
滋生着一场暴动  
只等春风撩醒  
酣睡的柳枝  
便会有千军万马  
呼啸跃起

顺着兔年的纹路  
冲向 2023

耳畔还有冷风呼啸  
路边还有乌鸦在聒噪  
但这些会在春风吹绿的那一刻  
霍然冰消  
冷风只会让我们挺直脊梁  
鸦噪只会让我们辨明方向  
我们携 2022 之勇  
肩负 2023 的神圣使命  
出战  
所有的看客会惊讶地发现  
有一支东方的劲旅  
万马齐奔 一路扬尘  
旌旗蔽日 昼明甲亮

初心的大囊  
映红了刚毅的脸庞  
勇毅的步伐  
踏响了沉睡的山冈  
猎猎的号角  
正在信仰的高地  
破空 吹响

此刻  
没有一支笔肯在岁月里停止歌唱  
此时  
没有一颗心会在征途中喑哑哀伤  
时光的叠影铺出了阳光大道  
我们就在中国的版图上  
振翼 扬尘  
用新的蹄声与嘶鸣  
踏响崭新的 2023!